

# 剩余的时间

——解读《罗马书》

The Time That Remains

[意] 乔治·阿甘本 著

钱立卿 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The Time That Remains



# 剩余的时间

——解读《罗马书》

[意] 乔治·阿甘本 著

钱立卿 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剩余的时间 / (意)阿甘本著;钱立卿译.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10

书名原文:The Time That Remains

ISBN 978-7-5463-3898-9

I. ①剩… II. ①阿…②钱… III. ①哲学思想—西方国家②哲学史—西方国家

IV. ①B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01484号

## 剩余的时间

---

作 者: [意]乔治·阿甘本

译 者: 钱立卿

出 品: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出 品 人: 周殿富

策 划 人: 严搏非

责任编辑: 武 学

装帧设计: 林 涛 秦 巍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6.625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 编: 100052

电 话: 总编办:010-63103398

发行部:010-63104979

网 址: <http://www.jlpg-bj.com/>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ISBN 978-7-5463-3898-9

定价:21.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北京汉阅传播  
Beijing Han-read Culture

**IL TEMPO CHE RESTA.**

**Un commento alla Lettera ai Romani**

**by Giorgio Agamben**

Copyright © 2000 by Giorgio Agamben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Bollati Boringhieri editore, Torino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1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Published by Jilin Publishing Group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 作者前言

本书的主线是从一系列讨论班课程中发展而来的：最初是1998年10月在巴黎国际哲学学院的短期课程，然后是1998—1999年在维罗纳大学的冬季课程，最后是1999年4月在西北大学和同年10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课程。本书就是这些讨论班的成果，同时也受惠于参加讨论的师生。贯穿于上述课程中的主导思想始终如一：这种思想总是在于对文本(ad litteram)的诠释当中，在于对罗马书第一句话里的十个词的逐一解读当中。

我对希腊词语的拉丁转写简化了其发音符标记，仅仅用长音符号标出希腊文中相应的元音〔1〕。不过读者可以在书后的附录当中找到我们讨论班课程上精梳细理的段落的希腊文原文。〔2〕希腊文使用的是埃伯哈德·内斯特尔的本子(Novum Testamentum graece et latine, Erwin Nestle 和 Kurt Aland 编, United Bible Societies, London, 1963)。隔行对照的英译是由摩根·梅斯(Morgan Meis)完成的。

---

〔1〕 中译本为避免希腊字母拉丁化所造成的混淆，一律直接使用希腊字母，但在不造成歧义的情况下也只简单标出送气符而不标在其他表音记号。

〔2〕 因力排版方面的原因，中译本不收录隔行对照的附录，望读者见谅。

# 英译者言

为了符合作者的意愿,保罗书信的全部英译文都尽可能和作者个人的翻译贴近。翻译的过程中参照、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新约英译本,并按需要作了些改动,包括詹姆斯钦定本(KJV)、新国际版(NIV)、美国标准版(ASV)、希腊文新约隔行对照本(IGNT)<sup>[1]</sup>。特别感谢摩根·梅斯在附录里一丝不苟的隔行逐字英译,同时感谢 Arne de Boever, Alessia Ricciardi, Dana Hollander, Gil Anidjar, Stathis Gourgouris 和 Neslihan Senocak。

---

[1] 中译本中使用的圣经文字均出于和合本,如有必要改动文字,会作出相应的说明。

# 剩余的时间

论度玛的默示：

有人声从西珥呼问我说：

“守望的啊，夜里如何？”

守望的啊，夜里如何？”

——以赛亚书 21:11



# 目 录

## 第一天 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

- 3 纪念雅各布·陶伯斯
- 3 保罗的语言
- 6 方法
- 7 十个词
- 8 保罗
- 9 对“闲谈”的正确利用
- 15 仆人
- 17 《塔木德》与《民法大全》
- 20 耶稣基督的
- 21 专名

## 第二天 奉召

- 25 职业
- 29 天职与废止
- 33 使用
- 37 天职与阶级
- 45 好像

- 48 不可能
- 49 迫切性
- 50 不可遗忘的事物
- 53 比喻和天国

### 第三天 分开

- 58 法利赛人
- 60 被划分的人
- 63 阿佩利斯分割
- 67 剩余
- 69 全体和部分

### 第四天 使徒

- 75 先知
- 77 天启
- 81 运作时间
- 85 时机与时间
- 86 临在
- 89 千禧年王国
- 91 预兆
- 94 统摄
- 96 记忆与拯救
- 98 诗与韵

**第五天 传神的福音**

- 110 去往某处
- 111 福音
- 113 信心
- 114 律法
- 116 亚伯拉罕和摩西
- 119 废止
- 121 软弱
- 123 扬弃
- 126 零度
- 129 例外状态
- 134 不法的隐意
- 138 反基督

**第六天 传神的福音**

- 140 誓言
- 142 屈服在信仰下
- 143 誓约
- 146 无偿性
- 148 两约
- 151 礼物与恩典
- 152 二分的信仰
- 155 信仰
- 156 名词句

- 158 信仰之道
- 160 述行式
- 163 信仰的述行式
- 165 话语的切近性

### 开端,抑或尾声

- 168 引用
- 171 意象
- 173 现时
  
- 178 参考文献
- 190 译名对照表
  
- 200 译后记

# 第一天 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

( Παυλος δουλος χριστου Ιησου)

首先,这个讨论班课程意在恢复保罗书信在西方传统中作为奠基性质的弥赛亚主义文本的地位。这听起来似乎是老一套的陈词滥调了,因为没有人会真的否认书信中的弥赛亚性质。然而,这点并非不言而喻,因为两千年来的译注传统与基督教会史彼此交融,已经从字面上彻底抹消了弥赛亚主义,包括把保罗文本里的“弥赛亚”一词本身也清理出去了。倒不是说我们应该由此推断出存在着某种预谋压制弥赛亚主义的计划,但毫无疑问的是,反弥赛亚主义的倾向在各个时期以不同方式运作于基督教会和犹太教会之中。不过现在这里冒出的问题触及了一些更为根本的事情。我们在这期讨论班的课程中会把个中原由逐渐显明,由此将会看出,创立弥赛亚主义制度——或者说试图把自身变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弥赛亚主义共同体——是一项悖谬的任务。正如雅各布·伯尼斯曾经颇为讽刺地评述道:“如果有一位救世主在你身后,并不会让你很舒服”(Bernays, 257),可要是救世主永远在你前方,到头来也同样让人不好受。

在两种情况下,我们都面临着一个难题,这关涉到弥赛亚降临时

刻的特定结构,以及这种结构所蕴指的回忆与希望之间、过去与当下之间、充盈与匮乏之间、起源与终结之间的特殊关联。理解保罗的讯息之可能性必须完全符合于对这个时刻的经验,舍此,则有错失书信意义之险。因而,把保罗复置回其弥赛亚主义的语境中,也就首先意味着,我们要试图理解这个时刻的意义及其内在形式。这个时刻被他定义为 ο νυν καιρος,意为“今时”。只有在这之后我们才能提出如下问题:一个像弥赛亚主义共同体那样的群体,如何是事实上可能的?

在这一点上人们也许会说,基督教会和犹太教会私下达成共识,把保罗当作一个新宗教的创立者。但所有的证据表明保罗从没有想过要得到这个地位,假如他始终期待着末日临近的话。两大教会间的共谋之因显而易见:它们的目标都是要消除或至少削弱保罗的犹太教成分,也即是说,从它源初的弥赛亚主义语境中消抹去。

由于这个原因,长久以来希伯来文学中以耶稣为题材的作品总是用一些仁善的词语来描写他——雅各布·陶伯斯打趣地称之为“一个好人形象”〔1〕,或是像本·科林1967年出版的书的名字那样,是“耶稣兄弟”(Bruder Jesus)。直到最近才有一些犹太学者严肃认真地重新探究了保罗的犹太语境。在20世纪50年代,W. D. 戴维斯的著作《保罗和拉比的犹太教》已经强调指出,应当关注保罗信仰中极其重要的犹太弥赛亚主义特征,可当时的犹太研究仍旧被布伯的著作《两种信仰》所主导。关于那本书的论题我们后面会讲到,陶伯斯认为这些论题“尽管很成问题但仍使我受益良多”(Taubes,6)。布伯认为两种信仰是相互对抗的:一种是犹太人的 emunah(神的信实,对神有信心),它是一个属于共同体

---

〔1〕 英译注:在陶伯斯的著作中,这一措辞是用英语写的。

内的人所持有的直接而客观的信赖；另一种是希腊文里的 πιστις (信任)，它是一个人的一种被断定为真并皈依于它的信仰的主观确认。对布伯来讲，前者是耶稣的信仰 (Glauben Jesu)，后者是对耶稣的信仰 (Glauben an Jesus)，这自然就是保罗的信仰。但从那时开始，事情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耶路撒冷、柏林和美国等地，犹太学者开始联系他们自己的语境阅读保罗书信，尽管此时他们还并未把那些书信真正看作是犹太传统中最古老也最艰深难懂的弥赛亚主义文本。

### 纪念雅各布·陶伯斯 (In Memoriam: Jacob Taubes)

从这个视角出发，陶伯斯的遗著《保罗的政治神学》(2004) 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尽管它只是个开了一周的讨论班的记录。陶伯斯生于一个德裔犹太学者的家庭，曾在耶路撒冷与肖勒姆共事 (肖勒姆与保罗的联系同他和本雅明的联系一样复杂)。陶伯斯发现，保罗是弥赛亚主义完美的代表人物。由于我们也同样主张把弥赛亚降临的时刻解释为历史时刻的一种范式，所以在距陶伯斯海德堡讨论班十一年后的今天，在开始我们的讨论班前，也必须提及他的贡献以纪念他。

### 保罗的语言 (Paul's Language)

保罗的书信是用希腊文写的，但我们到底是在谈论哪种希腊文？尼采说，上帝选用希腊文这样一种贫乏苍白的语言来书写他的智慧证明。我们是在谈论这种希腊文吗？哲学词典、新约希腊文字典和语法似乎都把整部新约正典里的希腊文看作是完全同质的。当然，

从思想和语言的角度来看并非如此。保罗的希腊文不同于马太和马可,它并不来自一种转译,像马塞尔·儒斯那样注意侧耳倾听的人会觉察到在那种转译的背后有亚兰语的味道。维拉莫威茨的反尼采主义最终正确地把保罗的希腊语描述为一种作者本人的语言。“事实上,他的希腊文完全无关于某种流派或模式,而是以一种完全不讲究文采的方式,不可抑制地从他内心喷涌而出。同时,他的希腊文并非是转译自亚兰语(正如耶稣的话那样)的事实,使他成了希腊文化里的经典作家”(Wilamowitz-Möllendorf,159)。

然而把他描绘成“希腊文化里的经典作家”是特别不合适的。关于这个问题,陶伯斯有段轶事颇发人深省。二战期间在苏黎士,有一天陶伯斯和瑞士著名的德国文化理论家,同时也是杰出的希腊文化学者埃米尔·施塔格尔一起散步(施塔格尔曾和海德格尔有过书信来往,讨论如何翻译默里克诗歌中的一句话)。他写道:“某天我们一起沿着拉米斯特拉斯大街从学校走向湖边。施塔格尔在一个拐角处转弯,而我要继续前行去恩格的犹太区。这时他对我说:‘陶伯斯,我昨天在读使徒保罗的书信。’接着又讽刺地补充了一句:‘但那不是希腊语,那是意第绪语!’对此我回答说:‘没错,教授,那也正是我读懂了它的原因!’”(Taubes,4)。保罗来自一个犹太人的散居地,那里的人思想和说话都用希腊语(犹太-希腊语),其方式恰如西班牙籍犹太人说拉地诺语(犹太-西班牙语)和意第绪语。这个散居地的人阅读和引用七十子译本上的经文,保罗也一样(尽管他偶尔似乎也会使用修正过的版本,这个版本是基于原始的典籍,我们今天称之为“个人化”的版本)。不幸的是,由于论题所限,我们此刻无法详细描述这个犹太-希腊语地区及其深埋在犹太教历史阴影下的事——各中的原因毫无疑问在最核心处与保罗紧密相关。雅典和



耶路撒冷的对立,希腊文化和犹太教之间的对立已是妇孺皆知。这种观点至少始于舍斯托夫 1938 年的著作,本雅明对此书的评论是“令人赞赏,却毫无用处”(Benjamin 1966,803)。但舍斯托夫的观点在那些对希腊和犹太都知之不深的人群中尤为风行。根据这种众所周知的假想,保罗所属的这个群体(这个地方也产出了斐洛和弗拉维乌斯·约瑟弗斯,以及无数值得进一步研究的作品)倾向于怀疑,因为它被希腊文化所浸染,因为那里的人都在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语言阅读圣经。这就等于是说“不要相信西班牙地区的犹太人,因为他们读贡戈拉的诗,把圣经翻成拉地诺语;不要相信东方的犹太人,因为他们说着一一种日耳曼语。”可是,事实上最有犹太意味的恰恰是栖存于一种流亡人的语言里,并在历史长河中努力争取混淆该语言的出身,使它成为比纯粹语法意义上的语言更多的东西:把它变成一种行话(卡夫卡就是这么看待意第绪语的),或者变成一种诗的语言(比如耶胡达·哈勒维和摩西·伊本·埃兹拉的犹太-安达卢西亚抒情诗歌,这些诗歌集在开罗藏经阁里找到了)。然而即便如此,在上述每个情况里面它也都同时是一种母语,诚如罗森茨威格说的那样,它承载着对事实的见证,“只要一个犹太人的语言受到关注,他就必然会感到自己身处异乡,并意识到他家乡的语言是一种神圣的语言,这种神圣语言是不会受到普通话语侵染的”(Rosenzweig, 302)。(见肖勒姆于 1926 年 12 月寄给罗森茨威格的信——某些段落里肖勒姆用先知式的口气描述了一种语言内部的宗教力量,这力量本身会抗拒使用它的人——我们发现,其中最强烈的抗拒之一即是反对把希伯来语当作日常语言。)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要说明,保罗的语言以及他的犹太-希腊群体,和 18 世纪的西班牙籍犹太人文化以及 19、20 世纪的德裔犹太人文化,作为构建着犹太散居地的一支来说,都是具有同等重